

明清兩代

軼聞大觀  
補遺

國華書局印行

明清兩代

軼聞大覲遺補

國華書局印行

民國六年十一月出版

軼聞大觀補遺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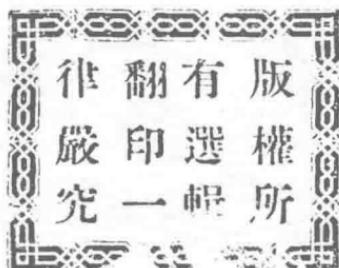
編纂者 毘陵李定夷

訂者 吳興包醒獨

行者 上海國華書局

印者 上海國華書局

分集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馬上 海四  
國華書局

兩代  
明清  
軼聞大觀補遺目錄

補遺上 明代

婁妃墓

宮詞

宮人詩

明故太子之異聞

魏給事事略

陳宗伯夫婦

文烈女

女丈夫

盧象昇之妾

朱陸兩秀才

零丁山人

莊烈后遺物

鬚樵

賣餅叟

狗屠

趙百足

箭俠

大盲頭陀

史閣部之後

冬兒

錢牧齋貢品

黃靖南食鱉

孫豹人遺詩

夫婦同縊

張二喬

貳臣

東林書院

苗節婦

補遺下 清代

紀雅克薩戰事

女諸葛

赤陵姐

移龍換鳳案

移龍案異聞

高宗之豁達

高宗之大度

楊重英之節操

河官之侈汰

楊遇春氣攝回酋

奸壬小史

長麟微行

寧副將事略

宰白鴨

陳右銘

穆珠索郎

史念祖書詆左侯

庖隱

于成龍

達保理之母

記李文茂之亂

洪秀全誓師檄文

朱洪章之功勳

王蘭雪

拳禍

水竹居

庚子殉難之臣

暢春園故事

妖服

徐錫麟外傳

慶同昌總理

德菱第二

蒙妓蔓菁

新建獄

總督之末路

魏光燾之笑柄

張文襄軼事

葉名琛之笑柄

某按察軼事

滿臣不學

胡秉耀詩

劉恩溥不畏權貴

黃太史雅謔

趙季珊之善政

沈鵬曾之持正

某太守

吳淞砲台

蔣果敏軼事

某總兵之忘恩

鮑千總軼事

狎邪吏

題壁詩

書奇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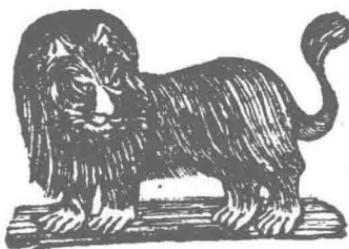
頤和園游仙詞

陶農部宮詞

舒烈婦

官僚笑談四則

魏學仁絕命書



兩明  
代清

# 軼聞大觀

昆陵李定夷纂

## 補遺上 明代

### ◎ 妻妃墓

妻妃，江西上饒人。明寧王宸濠之正室也。武宗正德十四年，宸濠叛於江西，矯太后密旨以入朝監國爲辭。先是，武宗以宸濠有不臣之心，曾革除王府護衛，以示儆戒。尋卽復謾而宸濠謀逆之志益切。聽信術士妄言，私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自稱國主，以護衛爲侍衛改令旨爲聖旨，反跡既著。妻妃泣諫曰：「太祖法制具在願陛下仰遵祖訓，鈐束部屬，母干非分，而以寘藩爲殷鑒。宸濠不從，謂紂以婦人之言而亡其國，此應天順人之基業。婦女何知，乃欲阻撓耶？」妃又作詩以諷之，終不見用。及亂作，王文成公守仁率兵討之，宸濠被擒，賜死。妃亦投江而死。文成知妃忠烈，乃徵遺骸以葬之。此語見之明史，實則文成所得者並非妃屍。蓋新建南昌之間，並無馬鬣崇封之妃墓，此足以證。

文成葬妃之不實。大江東去芳魂如萍。妃之遺憾亦文成未竟之事也。

清乾隆初彭家屏爲江西布政司。蔣苕生以名太史遊公卿間文章聲譽卓絕。一時彭使頗契重之。時有墓書存者亦洪都名宿也。夙與苕生友善。間嘗馳書告苕生約遊名勝。謂城外興隆觀側。聞有前明婁妃遺墓。歷年既久。湮沒難尋。便當偕子訪之。以抒弔古之思。苕生喜諾。約期而往。則十里田舍間並無古墓可尋。卽斷碣殘碑亦復渺不可得。或謂上饒倉附近有劉娘娘墓址。今已夷爲田廬矣。或謂農民某姓家有古墓。一深恐厲鬼爲祟。迄不敢發掘也。苕生旣無所得。怏怏而去。言於彭使。請飭屬查訪。彭使以表揚義烈風化攸關。從之。以委南昌新建兩令。令以轉屬地甲。地甲乃傳諭四境。已而有鍾某者。逕投藩轅。陳白其言綦詳。信而有徵。謂某本上饒婁氏婁妃之父婁諒爲某之高祖。婁妃卽某之曾祖姑。當宸濠創亂之初。婁氏深恐玉石俱焚。徙居隔江之沙井。易姓爲鍾。故今猶仍其姓。妃墓在德勝門外上饒新建兩倉之間。惟時移物換。碣斷封平矣。彭使曰。汝旣自稱爲婁氏之裔。又言妃墓在德勝門外。有可證乎。鍾某曰。某言猶未盡也。當婁妃沈江之後。飄流至此間。土人獲其屍解見衷服。識爲王妃。旣欽其烈。又

哀其志。因購文梓。哀衣殮於窯木。私葬於興隆觀側。崇禎末年。吾族有不肖者。鬻妃墓於邑紳。爲郡守建造生祠。事聞於守。力阻其成。索得地券益以官牒。給某家世守之。如有更售者。可以官牒控訴。及鼎革而後。改朝易姓之餘。妃墓日見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漕倉。勘地於興隆觀側。發見妃墓。乃於墓之左右各建一倉。兩倉之間空隙地數十丈。妃墓幸以保全。近頃以來。族人又售墓於市兒市兒構屋以實之。維時前代官牒已屬失效。妃墓遂與庖廚爲鄰矣。彭使見其侃侃而談。審其無妄。日本使當刊石立碑。以表妃之忠貞。鍾某叩謝。探懷出官牒獻於彭使。彭使視之。硃墨符篆居然。前代官物。益信爲真。旋又問某曰。婁妃沉於樵舍。有順流東下。晚江耳。安得逆溯城闕乎。鍾某曰。潮來則西流。潮去則東下。此亦無足怪者。彭使無言。以告茗生。茗生憇爲婁妃立碑。彭使諾之。碑文爲「前明寧庶人婁賢妃墓在此」。十一字方欲廬清塋域。以安幽靈。而彭使忽移節。滇南戒裝。匆匆不及舉行。茗生又引爲憾。儒生力薄。固不能隻手獨擎。因演一片石雜劇。以記之。且題妃墓四絕曰。水際埋香太。閒匆匆。何處卜青山。玉魚金盃。無人見。只有秋江似佩環。斷碣銷沉刦。後灰已無華。表鶴歸來柴。關土銹人稀。到消受。

官廚酒一杯聚米量沙計已空唱籌聲合院西東江城豈是無閒土豚柵鷄栖據此中遺塚畫就免傳訛藝苑應摹陸法和不許碑陰牛礪角詞人經此定摩挲

一片石既行世頗膾炙於人口苕生之名益爲世所推崇幽靈未安苕生之志猶有餘憾間屢上書於大吏乞移官以徙墓旁居民卒無應者苕生用是快快益思彭公之德不置越二十六年有漢陽生見亭者讀一片石而大慟欽佩苕生不置見亭之母氏吳會其舅翥堂自虔南太守擢任江西鹽道見亭往省其舅與苕生相識於南昌一兄如舊遂訂忘年之交時苕生雙鬢斑白垂垂老矣而少年夙志猶未忘懷偶與見亭相語見亭以其舅職掌鹹政他非權力所及彼此相與太息而已逾年翥堂忽權方伯篆苕生悴然而動言於見亭屬告翥堂見亭喜而諾之白於其舅吳使乃以事委南昌令伍行先且偕往妃墓瞻視鷄栖豚柵繚繞墓門僅有風雨剝蝕之殘碑屹立其前剔去苔痕略辨字跡吳使爲之黯然立給墓旁居民以貲令剋日遷徙他方又捐捧金以予伍令屬爲修葺如式伍令旣奉委笑語彭使曰先祖文定公昔爲吉安太守當王文成勤王之日先祖曾發健卒三百迎文成之峽江相助討賊事平而後文成與先祖徧

求妻妃遺骸卒無所獲今憲台以茲事下委卑職竟爲妻妃完此大事事之巧合有如是耶吳使亦笑曰貴縣克承先志無愧名臣後裔用盡爾心恭恪將事勉之哉伍令謹受教亦捐廉俸購墓門外之民屋夷爲墓道於是兆域夷曠馬鬣隆起新坊翼然以崇吳使爲之題坊妻妃之墓至是而奠矣苔生以夙願得申比事屬詞復演第二碑雜劇六齣以紀之(定夷)

### ○宮詞

明嘉靖帝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皆官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子雲宮詞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檀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峯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望上陵回小年選入藥珠宮紫闕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眞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啓琅函諷道經直活畫一道君皇帝矣近來閒閱夷白齋詩話載有王雨舟宮詞三首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轂如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牀布地衣昨夜聞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

先將並蒂盛金盒。密賜昭儀盡不知。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按王雨舟名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水南詞一卷。谷應集。鐵老吟。餘衷白所選者。尤爲蘊藉可喜。染指一二可知。鼎中之味矣。(哲庵)

### ●宮人詩

宮制。凡宮人死者。必索其身。明嘉靖間。宮人張氏卒。殮時於其身畔得羅巾。有詩題於上。爲帝所見。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又相傳明南寧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時。酒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時宮人題詠。年久剥落。不能盡識。其真有自署媚蘭仙子之一首。僅存末二句。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

爛柯曰。從來宮人憂怨之詞甚多。此其一斑耳。亘古以來。宮人遺詩之聞於上者。又不知幾。何人主閱之一哂而已。意謂小女子何不自量。死則死耳。嘉靖以遺詩之故。杖殺